
ICANN75 | AGM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NCSG
202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 — 13:15 至 14:30 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好。如果有人想发言，这还有几个空位，快来入座吧。谢谢。好了，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

我们这还有一两个座位，想过来的人快来吧。还有一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了。会议开始前，把时间交给董事会主席马腾 (Maarten) 致开场白，谢谢大家。

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欢迎各位。董事会一直期待着本次交流。我们事先向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想和我们谈谈。而马修作为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选出的董事会成员，是主持本次会议的最佳人选。

马修，欢迎你的参与，很高兴见到你，我们期待展开成果丰硕的讨论。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在我们开始之前，容我先请布鲁纳 (Bruna) 讲几句。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大家好。我是布鲁纳 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Bruna Martins dos Santos)，是即将离任的 NCSG 主席。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我要说的是，我们有一连串的现实性的问题，现在向不知道我们要讲什么问题的人简要介绍一下，本次会议我们计划谈论的是 PDP 的有效性以及志愿者疲劳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制定过程方面的问题，以及 NomCom 的领导职位，我想现在就这些了。谢谢大家。马修，我讲完了。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鲁纳的发言。接下来我们将从 NCSG 的问题开始，然后说说董事会的问题。我们要确保时间充足，在结束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踊跃提出。那么，布鲁纳，来介绍一下第一个问题吧？

布鲁纳·桑托斯:

非常感谢。第一个问题，也是基于我们社群进行的一些讨论，主要也是政策社群层面的讨论，我们想讨论董事会批准 ICANN 予以执行的情况，以及一些拖延情况，或者我们认定的一些 PDP 拖延情况，这些事情此前我们已经和大家谈了一段时间。

但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你是否对事情处理速度有看法，甚至对我们的计划方式有看法，或者认为 ICANN 社群可以与董事会合作，以便可能对 PDP 的时间表进行改进。我们知道，很大程

度上来说，这可看作一个 GNSO 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为了寻找到可以进行合作、改进实施阶段以及 PDP 讨论的可能途径。谢谢大家。马修。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鲁纳的发言。我来开始吧，我鼓励大家以及其他一些董事会成员踊跃发言。这个问题的确牵涉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核心，我今天早上已经听到了很多。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关注有效性、解决有效性、解决效率、解决志愿者疲劳，以及总体上使我们这个社群更有成效、更快地做出反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董事会很高兴看到 GNSO 提出了 PDP 改进跟踪程序，我们期待着最后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将是改进程序和引入这些新机制的方法之一。当然，我们衷心感谢 GNSO 在 PDP 3.0 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提高效率的另一重要举措。此外，理事会将在年底召开战略规划会议，这也是理事会非常赞赏的一项范围更广的工作。

很明显，我们这边也在为各种 GNSO 提案指定联络人。我们坚信，我们及早参与进来，利用这些联络人，将有助于提高效率。如此，随着事态的发展，董事会也能及时得到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反馈，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同时这也是从董事会向 PDP 反馈的一种方式，反馈董事会对事情发展方向的想

法。这些都是看待这个问题的有用的新思路。我们也鼓励并也慢慢看到在推出政策时 GNSO 和董事会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从而对政策背后的 GNSO 思想有更全面的理解。

我们看到了往来的一些信函，了解到 GNSO 愿意向董事会介绍情况，我们认为这种互动很重要，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 GNSO 的想法从何而来，也有助于 GNSO 更好地了解董事会担忧的问题。

我们越早在流程中解决这些问题，效率就越高。我们认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向前迈进了，因此这些措施非常有用。也许董事会的同事们还有其他想法想要分享。仅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来展开说说。

感到疲劳的原因有很多。会因为工作太多而感到疲劳。会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看到工作成果而感到疲劳，还会因为我们没有补充新人来分担相关工作而感到疲劳。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

我认为，作为一个社群，我们确实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动态情况，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关于志愿者的疲劳，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全面看待这个问题，确定如何让更多的人加入，如何让相关人员承担、建立专业知识、转变这种专业知识，并让这

些人参与进来。希望这不仅能解决疲劳问题。如果我们能彻底解决疲劳问题，那么效率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正如问题中所述，这些事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先讲到这吧，还有其他人要讲吗？马腾、贝基 (Becky)、艾芙丽 (Avri)，你们来补充补充吧。谢谢大家。

马腾·波特曼：

好的。感谢你的发言。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在正确的时间制定出每个人都同意的、很容易实施起来的完美政策，那么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会更轻松，因为这种政策很清楚需要做什么。生活并不完美。但我们要尽我们所能。而且，正如马修所说，我认为早期的参与也是 [音频不清 — 00:07:12] 社群工作的一部分。董事会正在研究我们如何能够更早地参与其中，以便提供帮助，就像马修说的那样。

我认为明年还要做的另一件事是看看如何使联络人的工作更加有效，确保以后不会出现任何意外。当然，就像马修说的，我们非常感谢 GNSO 内部已经开展的活动，了解 GNSO 流程如何能够更具包容性、跟踪每一个政策制定。

我们看到了长足的进展，不过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关于疲劳，我想说一点。我认识到，与其不得不在各个时间接听各个时区的来电，这不如大家直接聚在一个房间里，这样有效多

了。这样的实际效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值。（音频不清）我们只需要明确对人们的期望，确保有新人来帮助完成这个工作，着重关注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实现有效的参与。我想说，这样就不会像低效参与那样容易疲劳了。艾芙丽来说说吧。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好的。谢谢。我需要多想想疲劳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一直很难理解疲劳。我认为我们将很多事情归入到了“疲劳”的定义，就像刚刚提到的。例如，如果疲劳是挫败感，这是其中一个情况。如果疲劳是工作得太久直到半夜，那就是另一个情况了。如果疲劳是持续数年工作，而且中途没有假期，那又是另一个情况了。还有就是在你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支持你，也算一种疲劳。

在我看来，我的疲劳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它就像一个无差别的世界。而我们不可能修复这个无差别的世界。因此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思考疲劳，而是去考虑挫败感，考虑时间，考虑你在一个问题上的投入程度，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瓦解一些隐藏在疲劳概念中的东西，然后各个击破。

因为我个人不太相信我们会在任何地方说：“我们必须摆脱疲劳。我们必须摆脱疲劳。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疲劳呢？”但是，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研究什么是疲劳，人们经历什么样的疲

劳，我们或许能让情况变得更好。我想表达的是，这只是一种很简单的看待疲劳的方式，我总是对疲劳的概念感到困惑。谢谢。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虽然记录显示那些话是贝基·拜耳说的，不过那实际是艾芙丽·多利亚说的。但是贝基·拜耳赞同这些意见。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布鲁纳，交给你了。如果你有进一步的意见或建议，说出来吧。

布鲁纳·马丁斯·多思桑托斯: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我确实认为艾芙丽点出了这次讨论的要点。也就是我们应该更好地定义疲劳到底是什么。并不只是关注疲劳。我们也在谈论，也许社群的某些部分甚至 NCSG 在讨论中很难有一定的存在感，因为在某些部分和某些时刻，我们被视为只是 NCUC 或只是 NPOC，几乎很少被视为利益相关方团体或者在 ICANN 内真正代表最终用户和公民社会声音的团体之一。

因此，这也是一种挫败感，也是关于在这个社群中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拥有平等地位、同等空间、同等参与程度的问题。我

想，在稍后的议程中，我们有一个关于 NomCom 主席的问题，这是我们所说的另一个疲劳方面的例子，还有我们所说的挫败感以及确认我们的问题等等。

不过总结一下，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在与大家、董事会、跃然 (Göran)、戴维·奥利弗以及员工讨论如何改进这一点。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对话让我们能够确定如何能让 NCUC 的生活更好。非常感谢这一点。

马修·希尔斯：

还有没有人想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没有了？好的。

本杰明·阿金默耶伊

(BENJAMIN AKINMOYEJE): 我是本杰明，以便记录。我只想说，从选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来说，疲劳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缓冲来适应 PDP 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纷纷退出。在某些时候，我们变得沉默，因为慢慢地没有能量和动力来推进政策制定流程。

出于这个原因，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最好的定义就是疲劳。如果称之为挫败感，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所以这就是疲劳。也许这个词相对来说更友好，可以让我们围绕它谋求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怎样能够有一个系统化的东西，把这些事情都考虑进去。在某种程度上，我

们的一些成员认为，如果过程受到限制就会更好一些，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过程，因为这只会让我们更费力。

马修·希尔斯： 有请艾芙丽发言。

艾芙丽·多利亚：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会说得更多一些，可能某种程度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事情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人们知道很多事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解决。当他们开始投入到某件事时，内心明白这将需要很长时间。而我不太明白，我曾经在你的选区，也许某天再次这样，但我仍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事实，意味着人们做不到。大家厌倦了一直这样做。

所以我真的有点困扰。在某种程度上，当你加入的时候，我会接受，也许这是我的愚蠢之处。但是我不明白，作为 NCUC 的成员，已经经历了无数年漫长的事情，你怎么会感觉累呢？这些经历很有趣，很刺激。每天都有新的争论。怎么会有人对此感到厌倦疲惫呢？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我觉得是资源不足。

马跃然 (Göran Marby): 我可以问一句，你在吃什么吗？因为我需要得到你所拥有的一切。

艾芙丽·多利亚: 我吃的是午饭辣子鸡，这让我精神十足。

马修·希尔斯: 好的。我们需要继续下一个问题了。还有人想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吗，我们将进入下一个——哦，还有戴维。说了之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问题。

戴维·奥利佛: 我想对艾芙丽的话发表一个简短的看法。我认为，疲惫的问题之一确实是人们非常努力地工作，甚至妥协，然后感觉就像是拖延了，而拖延让他们重新审视这些事情：工作得如此卖力，到头来不过是为了妥协。我认为这就是挫败感的来源。

艾芙丽·多利亚: 这本身就是我所说的一种瓦解问题的方式。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谈判了，我们完成了。并不是说政策制定流程花了这么长时间，等我们完成之后却什么也没发生。”这是另一个根本原因，不过是件好事。

马修·希尔斯： 跃然，你想补充吗？然后再是戴维。

马跃然： 我们其实可以把疲劳称为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比如，我想我要吃一些刚刚说的鸡肉。事实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开始推进工作，我知道 GNSO 正在谈论我们如何改进实际的 PDP？从主题问题专家和促进工作的角度来看，作为组织，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达到更好的成果。然后就是大家知道的，通过 GNSO 理事会。如果问题真的很冗杂，我们所做的有效的事情之一实际上是做好我们的联络工作，以便我们可以为董事会做出决定做准备，缩短实施时间。

我们还必须完成实施工作。在我们完成之后，还有一件事要做，比如说，必须做合规方面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有一些漏洞，这一点我们都认同，但我们有几个项目可以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志愿者进入 ICANN 组织，哦不，是进入 ICANN 的世界后，他们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且值得的，事实确实如此。我也认为，有时候这需要一些时间。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戴维来说说？

戴维·奥利佛：

我们有一些流程似乎确实比预期花费的时间要久得多，因此我理解艾芙丽所说的话。我已经签署了 PDP，我知道这个过程将很漫长。而且要耗费很多精力。甚至最后发现花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长。然后有了后续行动，我们应该要花很多时间。而 IRT 可能会相当拖延、相当分裂且充满争议。这需要一定的努力，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来自原始 PDP 的人。

而这个流程可以——我的意思是，就在昨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哦，现在我们可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重新启动 PP SAI，因为它在 GDPR 之后不再那么适用了。我在多少年前就签署了？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但现在它卷土重来了。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尤其是认为一些原本的工作需要重新定义时，这真的会很困难。这可能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很感激大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明白，要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所以有时候就当作我们只是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吧。

马修·希尔斯：

马腾来说吧。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我想我们听到了彼此的声音，我们倾听彼此的想法。当然，有一点要说的是，政策流程本身并不由我们来安排，这是 GNSO 的事。人们会认为，如果这些流程能够提高效率

率，那么重复工作就会随之减少。我认为流程的时间长短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部分。

我们也想给社区的其他人机会，让他们不时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有点——我认为公平之处和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改善 PDP，而且如果我们在早期能够加强与其他方的互动，那么重复工作量可能会降低，并可能能够更明白什么时候可以更快展开工作。这将有所帮助。我认为还有一件事是一个有趣的建议，我听说有人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形成一种更快的且非常集中的 PDP。这可能也会有所帮助。我说的这些只是一些关于我们需要继续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合作方式的想法！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艾芙丽·多利亚：

先向大家表示抱歉，我知道我在耽误时间。无论如何，即使目前 PP SAI 还未实施，是否需要因为 GDPR 而改变？换句话说，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否也会在这方面产生影响？

戴维·奥利佛：

我知道这些事情不容易解决。出现这些情况有时是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但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是说，志愿者疲劳确实是个问题。我们都对一个还在进行的流程感到精疲力尽。

马修·希尔斯： 谢谢戴维，谢谢大家。我们作为董事会成员，对这个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本身也非常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刚才讨论过的。布鲁纳，下一个问题就交给你了。

布鲁纳·桑托斯： 谢谢马修。我完全同意，也许我们领导层未来的必经之路就是去界定，去讨论合理的问题范围和相应的行动。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 WHOIS 披露系统。问题主要在于，最近发布的系统设计文件提到了一个风险，即它不能提供可操作的数据用于输入 SSAD ODA 提出的问题，根据 EPDP 建议，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因此，我们想知道董事会对这一主题的真正关注点在哪里？如果愿意说的话。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鲁纳的发言。轮到贝基了。

贝基·拜耳： 好的，非常感谢。我是贝基，以便记录。我们一直在关注该小组的工作，我也一直密切参与其中，我们收到了理事会提出的继续设计 SSAD Light 的请求，该系统我们称之为 WHOIS 披露系统。在这一点上，董事会非常想确保整个社群对 WHOIS 披露系统的目的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解。以及明白它将带来什么价值。还有，它不是什么。

我们都明白，它将向参与的注册服务机构提供一个提交访问请求的简化流程，我们也知道，其目标和感知价值之一是，它可以通过收集使用数据和结果数据，为 SSAD 政策建议本身的考虑事项提供信息。戴维，我想说明一下，这个系统允许我们实施隐私和代理问题。这可能只是实施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因为阻碍它的因素与 SSAD 有关。所以我只想提一下，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它并不是说要推翻社群的政策流程。这不是 SSAD 本身。这不是 EPDP 第 2 阶段工作《最终报告》结果中建议的制度，它并不包括认证。或提供自动化处理，或第三方审查系统的滥用等等之类的。

显而易见的就是，它不会重新开通对注册数据的开放访问，不会解除注册服务机构在适用法律下的义务，也就是说它拥有合法的基础，因此需要进行平衡性测试。而且，这不会解除他们根据适用法律所承担的关于跨境转让的义务。不过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所想的以及你想确认的是，我们从社群得知，是访问请求提交的简化工作，以及通过使用数据通知 SSAD 政策建议的可能性。

关于使用数据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它不是信息，我们将获得有关系统使用的数据，但除非注册服务机构和申请人广泛采用，否则这些数据不会成为最终数据。因此，就信息而言，这

取决于我们是否从中获得了我们想要的价值。即使 SSAD Light 系统正在开发中，社群也可以使用一些解决方案或工具。

例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社群开展政策工作，要求所有注册服务机构参与该系统，或者允许注册服务机构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要求申请人使用该系统。因此，我们认识到其中一个价值是获得关于使用信息的见解，毫无疑问它将提供使用方面的信息。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在整个系统中广泛采用，那么这些信息就不会是确定的信息。我要重申一遍，这不是要舍掉 EPDP 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已经明确说过，我们是想在某个特定时间看待某件事情。然后说，“它是否为社群提供了价值？是否提供了见解？即使没有提供有用的见解，事实上它是否提供了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提出这些访问请求？”法律顾问是否认为，设计文件中反映的系统以及我列出的所有限制将提供一定价值？

然后，我认为董事会准备向前推进，并建议尽快向前推进，以便能够尽量避免这对其他即将进行的制定和部署工作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例如，关于下一轮的制定和部署工作等等。我们非常期待本周在整个社群讨论这个问题。

以便推进我们与 GNSO 法律顾问的合作和交流。不过正如我所说，毋庸置疑，将提供数据。而问题是，数据的确定性如何，

我们能否通过一些与制定流程同时推进的政策制定工作来消除关于数据含义的争论？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在我们进入提问环节之前，跃然，你想补充一两句吗？

马跃然：

谢谢。当涉及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时，很难具体描述任何事情的价值。因为社群都聚在一起共同努力了，这很重要。许多事情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在 ICANN 的环境下是非常典型的现象。

当我们开始与 GNSO 理事会展开对话、开始和 GNSO 小组交流时，这件事情就需要注意了，因为我们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东西。我只想重复一件事，那就是 WHOIS 披露系统，顺便说一下，这个名字很好。它简化了申请人的查找过程，也为注册服务机构简化了过程。这就是我们在集中研究该系统时正在寻找的衡量标准。

当你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它对普通用户来说并不简单，因为普通用户并不是真正要使用这个系统的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关乎的是另一方面，信息被法律视为隐私，你需要能够提供一个法律依据来获得这些私人数据。

这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接受相关法律培训，以便合法地获取这些数据。GDPR 和 [音频不清 — 00:30:02] 给出了访问这些数据的非常具体的理由。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不是一个寻常的举措，因为它不面向所有人，也不面向 ICANN 的人。包括这个房间里的人。实际上面向的是那些没有来参加 ICANN 会议的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

我想为申请人简化、为注册服务机构简化，但这个系统仍将基于某个事实，即你必须有法律依据来获取这些数据，因为立法认为这些信息不应公开提供。谢谢大家。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好像有一个线上问题。Zoom Room 的问题。丝黛芬妮 (Stephanie)，你能进来吗？你能提出你的问题吗？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我再来说说疲劳这个问题吧。我要说的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意见。我不那样认为。我很欣赏艾芙丽希望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而我参加了相当多的 PDP，我一直在连轴转。我相信，有些人会慢慢觉得累了，想要回家休息。但我认为不必去猜想这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来说说一些 PDP 吧。

在 PPSI IRT 的问题上，我清楚地记得我告诉人们 GDPR 没有什么进步；在我们进行 PDP 的时候，我甚至要求用脚注来说明这一点。由于我们提出的实际建议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后来我们还做了一些在 2018 年被证明无关紧要的事情。

因此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没什么收获。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挫败感的过程。这不是时间问题。如果 IRT 继续推进工作且落实的东西不符合 GDPR，那我们的麻烦会更大。想要加快的话，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我不觉得这令人挫败，我感到挫败的是不能有针对性地倾听和关注我们周遭的事情。

而现在，ICANN 对我们在 2018 年遭遇的 GDPR 危机做出了回应，成立了一个关注世界各地发展的小组，以更好地监控。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如果能得到更多关于 ITU 的情报，那将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听到多少这方面的消息。

我认为艾芙丽的想法是对的，我们需要区分出来，让我们称之为挫败感吧，即倦怠感。我们感到倦怠的并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缺乏适当的计划。并不总是因为缺乏指导。而是关乎一连串的事情。这尤其会影响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团体，而不是那些从域名系统中获得长期既得利益的人。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我们听到了。一开始有点回声，不过我觉得我们听得很清楚。谢谢。还有人想对 WHOIS 披露系统的问题发表意见吗？没有的话我们将进入下一个问题。有人吗？没有？好的。布鲁纳，交给你了。

布鲁纳·马丁斯·多思桑托斯： 非常感谢。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ICANN 的领导职位。这个问题开门见山，董事会对 ICANN 返聘老员工担任领导职务的现象有什么看法？你认为让类似的人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中轮流担任领导职务对社群有好处吗？你觉得这是个问题吗？你认为董事会会在帮助社群招募新人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给大家一个背景信息，这个讨论的起因是对最近刚刚发生的 NomCom 人员选择的一些思考。对于 NCSG 联络人，大家曾讨论过女性候选人非常少。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并为这个领域招募新的女性，因为我们并不是没有女性候选人。这可能只是一个选择问题。

马修·希尔斯： 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确定候选人的数量是多少。因为 NomCom 需要先看最好的一方面，再看多样性，而不是其他什么。所以，抱歉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说，需要达到一种平衡，即人员适当流动、要有新的领导、要有新的想法和人才。而且环境一直在不断变化，从未停止。我们深信，董事会的作用不是参与社群领导的工作。我认为这很普遍。我们也认识到许多继续留下来工作的人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这些人再次受到任命、再次当选，显然是因为他们还具备一些价值。同时，确保有足够的空间留给新加入的人才和新的想法等，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是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并以这种方式让新人跟上我们的速度，与我们一起工作。这个以及简报项目还有在线教育，使加入的人们能够更快地了解情况，因此我们完全支持，也认为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理解社群在工作阶段 2 的实施工作。也在进行中。其中很大一部分始于社群、多样性和 SO/AC 问责制，我们鼓励 NCSG 和更广泛的社群抓住机会，也审查他们的每一次领导层交接和继任规划战略，以确保多样性继续保持。因此，我认为更新这项计划将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帮助。我非常支持更新。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谢谢你的意见和想法。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简单说一下，我们看到了很多通过各种计划进来的新人们。如果逐年比较的话，差异可能并不明显。但当两、三、四年后，你会开始注意到有一些不同的人加入了。有些人转到其他工作岗位，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新的人进来。未来某天，我想看看这方面的数据，看看我的判断是否合理，而我们现在确实看到了许多新人加入。谢谢。

马修·希尔斯： 还有人要说说吗？里昂。

里昂·桑切斯
(León Sánchez):

抱歉。我认为艾芙丽说的对。为了说明这一点，在一般会员审核期间，一般会员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了多年来不同人员的流动率以及担任的不同职位。是的，可能存在一些可以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人员的流动，即人员的来来往往在那个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我非常鼓励大家去看看那个研究。或许还可以在我们社群的其他选区进行类似的研究。这是艾芙丽刚刚所说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马修·希尔斯： 谢谢你，里昂。我一直在注意时间。通常说到这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15 分钟。我想确

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董事会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转到下一个 NCSP 问题吧。谢谢，布鲁纳。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谢谢马修，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 NomCom 的，这个问题之前也讨论过。我还想说明一下，劳尔 (Raul) 是提议者之一，他坐在观众席上，并不在会议桌前。如果大家愿意，他也会加入讨论。主要是关于 NomCom 席位的问题。

NPOC 选区一直在谈论 Nomcom 缺乏适当代表的问题。目前情况下，这部分社群只有一个席位，而且只有 NCUC 拥有。我们一直在不停讨论，讨论这是否应该看作一个可流动的席位，或者我们应该倡导额外的席位，正如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每次我们都会从 GNSO 或社群其他部分的伙伴和同行那里得到负面回应。我们只是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 NomCom 是否有重新平衡的可能性，你们觉得和整个社群讨论这件事有意义吗？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先说到这里吧。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鲁纳。艾芙丽来说说这个问题吧。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谈到挫败感。以及疲惫感。如果往回看看，就知道其实这个问题在过渡之前就已经摆到台面上来说了。在我们不得不开始礼貌地相互交流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摆到台面上了。如果往回看看，你会发现我对董事会成员发表了一些可怕的讲话。当时说的是关于他们必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这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现在我们已进行了两次审查，我知道我是在说你的情况，而不是我的情况 我们进行的两次审查都表明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我们在两次审查时都提出了建议，但这些建议都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有得到落实。目前的情况是，董事会已经掌握了 Nomcom 审查实施小组的成果，而建议 10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还没有做到。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目前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但我确信，我们必须积极讨论并找到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不要再拖下去了。

我看过关于 ‘NCUC 应该和 NPOC 交换席位吗？’ 的讨论。他们不得不那样说话，太可悲了。NPOC 这个选区本值得拥有席位，但从未得到过。我不能改变我当初的立场，我们得到了 OEC 的建议：“去做吧”。

这些建议被接受了，所以我们必须想明白怎样才能做到。然而不幸的是，我不得不说，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从 NCUC 的角度来看，做到这些很容易，我大可以挥舞着拳头说：“你们必须做点什么。”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挥舞我的拳头，说：“我们得做点什么。”我想过后再谈这个话题。我想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一直悬而未决。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芙丽。在让劳尔 (RAOUL) 讲话之前，董事会中还有其他人想加入进来吗？好的。有请。

劳尔·普洛默

(RAOUL PLOMMER)：

这个情形有点荒谬。NomCom 中共有七个 GNSO 的席位。其中四个席位对应一个利益相关方团体，而我们与其对应。这四个席位分别对应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基本上，CSG 可以推翻 GNSO 的其他席位，并拥有一票投票权。这个情况很明了，完全不公平。我对 ICANN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极其失望。这不仅是这些特殊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而是关乎 ICANN 如何解决其不公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马修·希尔斯： 谢谢劳尔。还有人想补充什么意见或想法吗？艾芙丽，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艾芙丽·多利亚： 我只能说，劳尔说的是事实，我们必须弄清楚该怎么做，而现在我们已陷入僵局很久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创造力。OAC 已经把它摆在台面上来说了，需要我们来解决。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件事。

马修·希尔斯： 好的。

本杰明·阿金默耶伊

(BENJAMIN AKINMOYEJE): 我是本杰明，我还想说的是，我们认为应该让 NPOC 具备一定代表能力，这才公平。我们支持这个机会。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我刚刚得知会议时间安排，我想和组织者核实一下。我们是开到下午 1:15 还是 1:30？说错了，抱歉。是下午 2:15 还是 2:30？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下午 2:30。

马修·希尔斯：

好的，太棒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的，你们看看我们现在是否要转到董事会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浏览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建议。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认真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有额外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ICANN 董事会的问题是，“社群、董事会和组织应采取哪些合作行动来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战略重点？”我认为真正的根本是，“我们如何一起工作？”在会议开始时，我们浅谈到 GNSO 和董事会如何更密切地合作。而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推进这些优先事项呢？所以我们期待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布鲁纳，交给你了。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谢谢你，马修。我想先问问我们的顾问，他们是否想说说这个问题或者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提高沟通水平。在董事会阶段的实施方面我们更加一致，但在 PDP 的 GNSO 部分，甚至在讨论 [音频不清-00:46:31] 等方面，需要更多的沟通、开放和协作，因此我相信我们目前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知道其他人想不想参与进来？我也请大家自由发言。

马修·希尔斯： 别顾忌什么，如果想发言但没坐在这，我们可以把麦克风递给你。请大胆发言。

陈曼菊 (MANJU CHEN)： 大家好，我是曼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战略重点。不同的优先事项需要不同的合作，合作中还需要不同的行为者。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难真正具体地回答。所以我认为，正如我们已经提出的那样，就 NCSG 最关心的问题而言，关乎的是我们如何确保 GNSO 给出的政策得到实施。

我认为这不仅是 NCSG 的担忧，也是社群对我们如何通过这么多 PDP 的担忧。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我们期待着实施，但总是有一件事再次出现，不是阻碍，看起来像是为实施铺平了道路，但实则就像是走了弯路，人们会说，“好吧，我以为这不会发生。”

因此，这件事可能需要我们真正地展开合作，但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面对不同的 PDP，我们确实务必确定哪部分最具影响力和最受影响，我们实际上需要与谁对接才能实现更好的合作，而不仅仅是想着我们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战略优先事项？这个问题并不具体，我们无法给出具体答案。谢谢。

马修·希尔斯：

在某种程度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场讨论中所谈到的大部分都是关于一两个战略属性。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家思考关于 PDP 过程的时间、长度和参与度的问题，就会真正触及到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核心，即关于治理的战略优先事项。我们非常深入地讨论了这些问题，正如大家所说的，我认为这确实是 NCSG 和我们所有人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以便改善政策制定流程。

不错，这个问题较为宽泛，但我们必须一直注意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它实际上是董事会想弄明白的一件事。因此，关于我们如何能够合作和达到一个合作度更高的流程，如果你有其他想法，请大胆说出来吧，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听到的。怎样说都行。跃然，你想说些什么吗？

马跃然：

首先，我想再讨论一下疲劳问题。是的。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努力解决如何制定 PDP，与董事会如何进行互动，然后我们如何实施，以上这些我们完全同意。好消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举措。

顺便说一下，许多其他事情已经在实施过程中了，遗憾的是两周前 [音频不清 — 00:50:27]，因为我们要进行很多公共协商，有人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在 RDAP 讨论上花了很多时间，这可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一点。

我认为，为了参与进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们给 GNSO 提出了一些意见。艾芙丽，是一年前吗？你帮助完成了 FOTS 文件。我们向 GNSO 提出了许多意见，但我们如何共同努力，使执行工作做得更好并发挥作用？关于这个我们有一些建议。让我们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讨论中。每个人都是要找到问题。

我也要补充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三年前曾说过，我们将在大约一年后达到某个点，我们将得到大量的 PDP，同时还将得到数以百计的审查建议。但这将导致核心机构停止工作，因为我们无法一直顾及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计划，开始引入更多人员、开始推出新的流程，但紧接着，新冠疫情影响了我们。

所以这个事情存在一定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把员工从 318 人增加到 420 人左右，而现在，在新冠疫情期间只是想获得更多的任务。但如果我们同时要做的事情太多，最终总会出现问题。我们回到马修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吧，即优先事项；这是我们必须一起完成的事情。我很高兴有马修和萨比尔在一起，他们是解决所有优先事项的人。不是吗？

马修·希尔斯：

这就是我的理解。

马跃然： 我们还没告诉你吗？我给你说过了。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我看到有不少人举起了手。布鲁纳，也许你只想叫后面的那几个人。

布鲁纳·马丁斯·多思桑托斯： 来自 NCUC 的法瑞尔 (Farell)、加尔夫 (Julf) 和戴维请发言。后面的人也请发言。

法瑞尔·弗利 (Farell Folly)： 谢谢你让我发言。我是法瑞尔·弗利，以便记录。[音频不清] 非常感谢，我认为跃然先生谈到了我准备发言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极具讽刺意味，但同时我认为董事会的这一特定问题与 NCSG 的第一个问题存在着某种关联。因此，我建议我们共同起草一份文件，把它归入战略计划中或战略优先事项中。大概是关于我们将如何处理社群参与问题。因为参与并没有得到同等的激励。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我们都是志愿者。也有人在公司和工作的支持下参与，还有其他人只是真正地自愿来做，来帮助 ICANN。如果以我个人为例，就说我自己吧，我参加三次

ICANN 的会议，将用掉我三周的年假。如果我不来，那么我就会在半夜在我的家里开会，然后，在下午 5 点或 6 点的时候我需要为我的工作做准备。如果我干劲满满，那样做四五年也是会很困难。

而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忽视了，因为人们只是认为 ICANN 会尝试制定一些计划，然后如果计划很有趣，人们就会为之工作。但你不能总是这样工作，因为社群之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和志愿者，这些本就不是同一种方式，不应简单地以一种方式来看待。我们需要非常深入地思考如何区分社群内的人。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艾芙丽，你想对此发表什么看法吗？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我认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贯彻“分担痛苦”这个概念。而我们从来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总是有一部分人说“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所以我们要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间内完成”之类的话。相反，大家知道的，“嘿，如果在一个对他们来说合适的时间内，他们可能会有更多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一直缺乏的东西，显然，时区是很难处理的，我们必须分担痛苦。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芙丽。我想问一下，宏安 (Edmon)，你有话筒吗？如果你要说说那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让你发言。下一个是谁？加尔夫，然后是戴维和宏安。

约翰·赫尔辛吉斯 (Johan Helsingius): 好的。我是加尔夫。我想换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向，继续说说丝黛芬妮刚刚远程发表的一些意见。当我们谈论与社群的互动时，我们通常谈论内部的东西。以及内部流程。但我想我们现在也都意识到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ICANN 和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 IANA 的角色，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很多外部威胁。

根据 ICANN 目前的运作方式，我们认为该组织正在处理这一问题。有很多情报没能在社群中传播，社群也没有参与进来，这很遗憾，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此我暂时想不出任何解决办法。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你来讲讲吧。

马跃然： 很抱歉你说我没有传达相关信息。在每一次 ICANN 会议上，我们都有一个全体会议来讨论所有事情。我们制作了很多文件，

将放到网站上。我知道我的政府合作团队正在与 ICANN 社群的各部分人士会面，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所以，关于信息分享的事我很抱歉。

说到参与，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一个小团队。我是说，比较一下。但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这里有来自 160 个国家的代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了这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来自一个国家，不是吗？或者来自月球，我也不太清楚。谢谢大家，我只是每隔 15 分钟就要开一个玩笑罢了。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有人真的想帮忙，那就下去看看房间里的 GAC 代表吧。芬兰在那里。瑞典在那里。我是说，你在瑞典，而我以为是在挪威。去和他们谈谈吧。你直接进入房间。进去听听他们的商议和讨论。加入他们的讨论。

当然，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可以看看我的 CEO 报告。Axi [ph] 记录我们所有的会议和活动。我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相当透明的，轻微的分歧可以忽略。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戴维。

戴维·凯克 (DAVID CAKE): 首先, 说说痛苦分担问题。是的, 欢迎来到 我的时区即 UTC+8 时区, 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这里, 这基本上可以算是大多数 ICANN 流程服务最差的时区之一。中国香港、整个菲律宾、新加坡、中华台北, 当然还有西澳大利亚, 都在这个时区。

但我真正想说的是, 在看待实现目标的合作行动方面, 本周我已经讨论过几次的一件事是, 新人进入 ICANN 的过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很多时候问题是人们来到这里时, 特别是通过英才计划或新生代计划来到这里时, 当他们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时, 可能会理解, 也可能不会。

但他们往往没有过渡到参与一个活跃的 ICANN。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成为社群的积极份子, 有持续的工作可以做, 也有他们的位置。我不认为我们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 除非社群中所有积极的部分能更紧密地连接到与新来者交谈的整个过程中。

我知道有一个真正的原因, ICANN 不能说: “好吧, 你看起来是一个应该去加入这个选区或那个选区的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种会让整个社群愤怒的方式。但我们确实需要以某种方式确保人们到这里来不会只是随便看看。即使是那些本来怀着良好意愿来这里的人, 也经常只是随便看看, 看到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却不知道他们如何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知道在 NCSG，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想让那些已经参与到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人得到锻炼。但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甚至想成为 NCSG 的一部分，并在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制定政策，我认为人们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技术人员也是如此。所有参与的人都是如此。谢谢。

马修·希尔斯： 说得好，戴维，谢谢你。加尔夫已经发了言，我想丝黛芬妮也在线。

马跃然： 感谢大家。我们一直在讨论，布鲁纳也是，我们实际上正在实施一个有你们全力投入的新计划：如何将人们从新生代计划和英才计划等等过渡到 ICANN。再次说明，你是对的，我们将看看这是否奏效。我记不住那个项目的名字了，好像有一个缩写。

马修·希尔斯： 政策过渡计划。

马跃然： 太棒了。就像自然而然从你嘴里冒出来的，不是吗？感谢董事会对我所做工作的更新。

马修·希尔斯： 有请宏安和丝黛芬妮发言。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是宏安，来自 UTC+8 时区。来自中国香港。我确实明白这绝对是一个问题。不过对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是不好的影响，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完美的，原因是它从不干扰我的日常工作，但这对那些刚进来的志愿者来说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它完美是因为我已经投入了很多精力。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举手其实是要对安德鲁 (Andrew) 做出一点回应。

我想确保问这个问题背后的动机一直都在。战略重点是已经发布的战略计划，也就是所谓的五年计划，这是 ICANN 社群首次共同努力创建战略重点，我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参与其中。因此，动机之一是查看这些战略优先事项是否处于正确的方向上，我们是否存在差距，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些优先事项？

此外，在未来一两年内，我们将启动下一个战略计划周期。是的，显而易见，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一些 PDP 后续实施问题是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的一部分。但正如马修所说，还有其他方面，如唯一标识符系统、域名系统的安全性和其他一些问题。

我想，董事会有兴趣从社群了解的是，到目前为止是否存在差距？我们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在未来，我们如

何完善这一流程。我认为，提出这样一个宽泛问题的部分动机也基于这个角度。

马修·希尔斯：

谢谢宏安。再补充一点，我们将开始规划 2026 年至 2030 年的下一个战略计划。将在下个日历年开始，可能是在明年第一季度。这实际上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因此，我们将有机会与社区合作，制定这一计划。丝黛芬妮在线吗？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我在，谢谢。我是丝黛芬妮，以便记录。我只是想跟着宏安刚刚的意见说一些。过去，我们在不同工作小组中，时区是不同的，这样就公平一些。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规则。我注意到在我参加的许多其他小组中，我们没有随时区而变，这对很多人特别是 APAC 地区的人们来说是非常粗暴的。但我再次举起手来公开发表意见。我知道这是个微妙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非常开放，但有些事情我们也许可以不那么开放。

我平时也开玩笑，虽然不太好笑。我开玩笑说过，在我们与 GAC 的会议上，询问 GAC 他们在 ITU 的投票情况可能太无礼了。我不建议董事会也询问 GAC。但事实是，虽然我们与 GAC 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在他们与我们的联络和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以及进行良好对话方面，仍然非常不透明化。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更高的透明度，而

不是总是听到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 WHOIS。让我们来谈谈 ICANN 做得有多好，以及他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谢谢。

马腾·波特曼：

谢谢丝黛芬妮，也谢谢你提到了 GAC。我认为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例子了，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选区的作用？因此，我们非常高兴 GAC 来到这里，向我们咨询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事情。从他们的角度看看问题。诚然，GAC 中的人员流动也较频繁。他们想给我们提供最好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在改进流程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以确保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也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然后我们再跟进。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GAC 愿意加快步伐，直接参与 PDP 以及与 GNSO 和其他各方的对话。这是一种改善这些流程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方法。事实上，跃然也在向 GAC 报告情况。这也是你们 CEO 报告的一部分吗？而我们需要哪种治理呢？我自己也有公共政策背景。我当过公务员。

我当公务员的时候不是在荷兰政府任职，而是在该政府里有工作任务的公务员。GAC 内部的能力建设也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事情，以确保他们了解我们运作的更广泛背景，让他们考虑并发展这一点。我希望这能帮到一些。

马跃然：

我可以发表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意见吗？我也曾是一名公务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可以运用到实际情况中。但当你与你的 GAC 代表交谈时，你不是与 GAC 代表或个人对话，而是与政府代表对话。他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他们何时到位，都是基于政府任务，任务中有人会告诉你，“你要去这里，你要做这件事或者什么都不做，或者避免事情发生”，这是三件基本的事情；他们背后的政府总会给出一些指示。

这是一个民主机构。为什么它是一个民主机构？如果你对他们说些什么，如果你去见他们，说这是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们实际上会向他们的政府报告。

这并不表示政府真的会说些什么。但他们对你来说就像一种工具，一种你向政府汇报的工具。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我们会遇到某人，然后与之交谈和接触。政府代表则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他们的政府没有说他们可以支持什么，他们就不能表示支持。所以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特别是你，没有利用这个机会。ICANN 社群中的其他小组有免费的例会和讨论，由 GAC 个人会员和 GAC 不同部门进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非常好的人。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我们还有两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有两个意见，我们不得不快点结束。

本杰明·阿金默耶伊

(BENJAMIN AKINMOYEJE): 谢谢。我是本杰明，以便记录。我想说的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一起工作，以确保我们执行战略计划。我要说的是，基于我们在 ICANN 74 会议上的对话，我的支持团队即 ICANN 支持团队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直在帮助我们的选区。

我认为，这样的互动是有帮助的，这意味着，我的意思是对 AC 来说，我们的作用只是积极动员大家参与。但就像已经完成的计划一样，它很公平，不过如果所需的资源没有落实到位来支持这种类型的举措，那也是不公平的。为了使这个过渡计划顺利进行，需要投入资源，让那些支持新业务的人加入进来。

他们中有许多人现在不在这，尽管我们列了议程，但许多人无法前来。[音频不清 — 01:09:45] 像这个议程中的一些骨干，可以在其他方面增加他们的知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干预，我们知道我们会真的成功，并且是可持续的成功。这些都是能够支持战略计划实施的可行性的因素。这种能力过渡是必要的。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们应该要开完了。时间差不多了。有人要说说最后的意见吗？看来没有。

布鲁纳·马丁斯·

多思桑托斯：

我就说说政策计划吧，很快。我认为，也许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个铺垫，为了让政策过渡计划发挥作用，我们需要能够自由地谈论自己。这个计划的形成方式关乎 ICANN 的体制，它的组织等等。但你需要给社群一定的空间来解释如何采取立场、如何建立共识等等，而不仅仅是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以上只是我的两点意见。我只想花点时间感谢你们所有人。这是我作为 NCSG 主席最后一次与你们见面，也感谢你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所做的工作。

马修·希尔斯：

布鲁纳，非常感谢你投入时间来领导 NCSG 的工作。衷心感谢。我们将在会议结束时欢迎加尔夫。无论如何，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提出问题。本次会议很圆满，大家展开了很有成效的讨论。现在会议可以结束了。非常感谢。会议结束。

[文稿完毕]